

民國八十三年我撥通遠在屏東科技學院任教授的學旦教授長途電話後：「老吳，興大第一屆校長選舉候選人之一〇〇〇教授，你認識的，請簽個名連署表推薦吧！」「老郭，我是興大校友，候選人中許多與我認識，為和諧計，我不便對任何候選人簽名。」老吳以堅定的語氣說到。為堅守做人的原則，甘冒得罪老同學的忍者吳學旦教授事蹟之五。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某日在屏東科技大學木材工業科館二樓吳學旦教授研究室內，「老郭，我這次罹患白血病請長假，研究室中私人的書請就喜好自行取用。」，「你的身體一向映朗，略事休息，很快就會好的。」我以樂觀口吻說到。為恐耽誤系主任工作，學旦兄立刻請長假在家修養，並且吳大嫂（焦莉莉女士）提早自恆春國中退休，以便親自服侍病中的學旦兄，好一個鶼鶼情深的賢伉儷。

一九九八年的興大校友會刊中刊有一篇由吳學旦教

再說從前

汪希

據說美國有位老牌牛仔，寫過一本 My Evils，把一生為非作歹的全部歷程，忠實報導出來。當然不是誣盜

授主筆的「郭孟祥校友行事與風格」。文中所談均為原屏東農專如何由佔地不及數十公頃的校地遷至內埔後變為佔地二百九十公頃堪稱全國第一美侖美奐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之歷史。雖然我知吳學旦校友的任勞任怨態度深或二任校長器重，於擔任總務長十二年期待間，努力建設新校園之功，但從文中吳學旦均不居功，並將功勞及榮譽歸於郭孟祥校長。此種為善不為人知的忍者精神，正是吳教授的特色。

吳教授令尊叔厚君為其長子（學旦）寫的祭文中有一段話：「……你一世的辛勞，刻苦的奮發，沒享受一天的安閒。如今你安息在這寧靜的橄欖墓園，風光旖旎，視野廣闊，實為優美的境界，願你在這塊樂土中長享安息！」

如今吳教授雖因腦瘤於今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但其「誠懇待人，實在做事」的義舉，將永遠留在他的親朋好友心中，久久不能忘懷。（作者為母校森林系教授）

誨淫，全為警示後人。社會多的是重重陷阱，指引你在天人交戰中如何反敗為勝。

崇拜人物，我覺得不必心懷聖賢，因為聖賢只是理想。檢討事件，也不必奢望完美。因為有缺陷才更有追求進步的空間。



過去上自校長，中經院系主管，以至員工個人，努力的精神都很可佩，努力的成果也都很可觀。但是於人並無聖賢，於事也未盡完美。不盡完美的部分，有些出於個人主觀條件，有些出於客觀因素。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姑容我再說從前。

少了一個總目標

跨院系該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健全的「個人」。人文教育包含適當文史教材的涵蘊與陶冶，以及善良風俗習慣的傳承，以培養知恥負責、誠信勤儉、孝親愛人、感恩社會和大自然，以成就一點人文素養。儒家打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一直到達「身修」——健全的個人，千古明教，今日不可視為落伍，倒更應積極倡導。各校都開有通識教育課程，通識教育首要謀求五育（德、智、體、群、美）的融合。過去我們都欠缺努力。

無論學工學農、是男是女，無論為老為少、本省外省，一旦成爲一個健全的個人，安置任何崗位，都非常稱職，不可能有嚴重錯失。不可爭議的一個認識是，犯罪的防止、糾正、懲罰，得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而且會先造成無比的傷害，有很多傷害甚至無法彌補。但如著眼在「人」的培養，家庭、學校、社會全面努力，付出的社會成本，付出的心力和精神，反倒划算。健全的個人，不可輕易作姦犯罪。

目前前教育部長吳京先生，有文章發表在聯合報。

認爲教育的使命在培養堂堂正正、自強不息的「人」，要能愛己愛人，有宏觀的思想。認爲培養人才，也要能「通識與專業」兼顧。

通識一直受到言辭的倡導，卻一直未受到實質的尊重。君不見連「倫理、民主、科學」的標示牌，都已從大多校園中拆除了。中興大學的雖尚未拆，也只隱藏在東側門外的荒煙漫草中。那一位校長曾認真了解牌子所代表的國策——倫理、民主、科學三者並重。又有那一位教育部長認真了解過國家的總預算，總預算中何嘗有過一個倫理的科目！

人文教育偏枯了大半個世紀了，本校的教育總目標，還要繼續缺如嗎？

少了對基本教學的重視

基本教學的不受重視，淵源於總目標的缺失。雖然開授了不少通識課程，但選編教材，迷失目標。安排教師，多不太在意於資深、經驗、和教學嚴格。也不太在意於身教與言教並重。適當的教師，擔任不違背總目標的基本課程，學生做人較可能臻於健全，學業也較可能臻於踏實。我所知道過去有若干大學，學生無論出身那一個領域，走出去處世接物，不至於笨拙失據。很少人寫不通中文報告，或讀不懂英文信函。自然得力於對基本教學的重視。

過去有許多學校，連體育的基本訓練都不夠認真。



我曾親眼見到霍劍平作腰部運動、王毅軍傳派司、陳祖烈練習運球，是一位英籍教練在嚴格訓練那些國手球員。霍大個告訴我教練很奇怪一件事，中國人打拳落地生根，爲什麼連國手球員也犯雙腳移動，和疑似帶球跑。

少了對行政鬆散的警覺

大學校長須具備高深的專業學術、崇高的品德，至少還需要具備教育行政的「觀念」。

缺少行政的「能力」無妨，只要認可行政的重要（這得靠觀念），大可選擇能力很強的幕僚伙伴，即是有效的補強。如若缺少的只是行政「經驗」，更屬無妨，仍可透過磨練，迅速改進。如若缺少的是「觀念」上的認知，則是根本的缺失，往往誤事，誤大事。

美國康乃爾大學，當年跌出TOP 10後，老輩精采的教授，自知無能掌握校政，乃選擇一位校友——大企業的總經理——來當校長。叫他就運用總經理的專長，把學校當作企業，結果迅速有成。無人諷刺他開學店。抗戰期間開發雲南錫礦，專業的工程師成爲天之驕子。卻使得行政和庶務人員深感委屈，因爲他們的辛勞，何嘗不也是不可缺少的供獻，後經資源委員會創設了一種「管理師」，安撫與鼓勵兼施。人人興奮，業務大爲開展。

中興過去大多數校長，誠然是非常可敬的。但他們的可敬止於學術和爲人。像羅校長兼有高明的行政能力

的人，很少。像台大傅斯年校長那樣有能力的更少。傅在破獲儀器竊盜案時，幾乎連特工的手法都使用出來了。中興過去有位書生校長，在位七年，十三易總務主管。所延攬的行政團隊，被批評爲「助少累多」。有一位被告走的書生，並沒有學術的缺失。

獨立農學院時代，與美國密歇根大學合作，五年計劃，接受美援，英文公文不可能太多，但我知道院長的抽屜、教務主任的辦公桌、農教系主任的皮包、園藝系助教之手，都能見到。但無人說的清公文流程，有人商得顧問麥博士同意撥款，成立美援小組，幫忙英文和庶務。院長斷然否決的理由是，美援應用在「研究」上，「行政」是學校的事，也沒有那麼重要。有一年註冊組全組人馬北上辦聯招，畢業的一位女學生南下申請英文成績單，急得大哭。中興過去的一些不動產，只怕至今還登記未清。前年總務處要收回不當居住的宿舍，只知道告狀（並無結果）不知道尋求其他途徑。

我無意批評或責難，我意在喚起警覺。好像行政鬆散的责任也不在執行單位的基層人員，而在在上位者缺少對行政鬆散的警覺性。

過去販夫走卒也有他們的管教方法，簡單到只要求孩子：長大得「像個人樣」。該也是他們的生活目標了。

（作者爲母校共同科退休教授）

